

的卷首，题曰“宋汤汉本陶集书影、海源阁旧藏”。

一九三一年十月以后，建德周叔弢先生从杨敬夫处购得宋本《陶集》。先生笃好版本之学，精鉴赏，富收藏。时宋本《注东坡诗》已归先生收藏，先生因爱慕陶陶故事及黄尧圃，汪闳源、杨至堂父子等人的流风余韵，故极想再得宋本《陶诗》以复陶陶室旧藏。时《陶诗》尚在王子霖处待价而沽，其人深知先生的心思竟索价四千元。先生一时无力购买又惟恐这部世间孤本流落海外，迟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先生仍不惜重金购藏。至此陶陶室旧藏《陶集》、《陶诗》、《注东坡诗》复重聚于先生家。一九五二年，先生欣感“四海澄清，宇内无事，”于是将精心收藏二十余年的宋本《陶集》、《陶诗》、《注东坡诗》同家藏的七百余种珍本古籍一起捐给国家。拨归北京图书馆，公之于世。

三部宋板书历经一百四十余年，四易其主，所幸皆经名家珍储，故得以流传至今。本文之作，旨在考述诸家藏弄流传之绪，以表彰藏书家珍重保存古籍之功绩与苦心。

简评《藏园群书经眼录》

王义耀

继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之后，中华书局也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古籍善本书目，即傅增湘先生的《藏园群书经眼录》。这两部书现在既可补《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尚未出版之缺，将来也能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其作用。

傅增湘（1872—1949年），字润沅，改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据说是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故颜之曰“藏园”。四川江安人，清戊戌科进士，选庶吉士。1905年起先后创办天津女子公学、高等女校，北洋女学师范学堂，1909年署直隶提学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追求功名，一度担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伟大的“五四”运动使他对北洋军阀的反动性有所认识，以此为转折点，他屏迹政途，挂冠定居北京，闭户不交人事，潜心典籍，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直至1944年4月因患脑溢血瘫痪辍

笔，中间三十多年他经眼的古籍有数十万卷，先后收藏的古籍达二十余万卷，校勘古籍一万六千余卷，著述在二百万言以上。曾辑录有《宋代蜀文辑存》，编纂《绥远通志》，著述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东游别录》、《藏园校记》等，最有代表性的恐怕是《藏园群书题记》和本书了。

《藏园群书经眼录》一书，是傅熹年先生在其祖父傅增湘、父亲傅晋生两代人努力的基础上最后整理成书定稿的，原稿为傅增湘先生前后三十余年积累而成，他当年在南北访书时，必携带笔记本和一部莫友芝撰《邵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见善本详记在笔记本上，题名为《藏园瞥录》或《藏园经眼录》数十年中，积至四十余册，现在尚存三十八册，这部《藏园群书经眼录》就是根据这三十八册原始资料并参考其他撰述和札记手稿等整理而成的，计经部二卷、史部四卷、子部五卷、集部八卷，共十九卷。又在前面增编总目一卷。全书收录各种善本约四千五百种，共百余万言。

此书虽非傅增湘最后定稿，但他在晚年确曾准备亲自裁定此书，统一体例，编成问世，但因病未能实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中保存了不少原信。1939年他在给张菊生的信中就讲到：“又近所得善本拟补题记，勒为一集，诸务纷集，殊少暇晷。而二十余年手校群书凡千余种，为卷至万二三千，亦欲编定藏园校书目录，授梓行世，俾后来好学之士可以按目而求，为之移写校记，庶萤窗雪案不为徒劳”。1940年的信中又讲：“初意趁精力未衰，于一、二年内将生平未了之事尽力作一结束。……第六为藏园故书经眼录，自辛亥冬客沪时始，目有所见，辄笔于编，近十年来稍懈，然所积已二十余册，若类此编成，亦可称书林之巨观，其中秘籍异书尤复不鲜，大足为后来考订之资，似亦未可置为后图”。这里把他编撰这一著作的决心和目的意图讲得比较清楚了，与今天所出的书也是能够符合的。

《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所著录的图书，与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中著录的图书不同，除有少数流散国外，绝大部分分别收藏在全国各图书馆和文物管理部门。因为这些著录的图书，是当时所见于北京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故宫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及近代国内著名藏书家如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卢氏抱经楼、潘氏滂喜斋、长白盛昱、宜都杨守敬、江阴缪荃孙、嘉兴沈曾植、德化李盛铎、南陵徐乃昌、

与程蒋汝藻、上虞罗振玉、海盐张元济、江宁邓邦述、临清徐坊、吴县顾麟士、吴兴张钧衡、武进陶湘、萧山朱文钧、溧阳张允亮、吴兴刘承干、宝应刘启瑞、项城袁克文、南海潘宗周、至德周暹诸家所藏精品。而历年在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宁波等地书肆所见，也择优入录。再加上自藏部分善本以及1929年秋赴日本观看岩崎氏静嘉堂（即吴兴陆心源百宋楼旧藏）、内阁文库等所藏善本的记录。所以这里所录的五千种左右图书，基本包括了近代流传的重要善本，它是了解近代所存善本概貌和流传、佚存情况的重要史料，所论各书的特点、渊源、优劣都出于作者数十年中的观书经验与校勘心得，对于今天鉴别和整理善本古籍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此书著录的内容，一般是前标书名卷数，其下小字记作者和存卷，正文首时代、版本、版式、本书序跋、刻书牌记，次后人题识，次收藏印记，最后是作者的鉴定意见或评论，都各自为段，照录原书序跋或后人题识全文的低一格另起；收藏者和获观该书的时间、地点以小字附在本条末行之尾；整理时凡作者鉴定或评论都在前面加一“按”字，以资区别。原稿是据所见先后入录的，现在整理本依四库分类，并参考《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和上海图书馆、江苏省图书馆的书目编定；同一书有不同版本、写本和校本的先刊本、后写本，校本随所用的底本，各按时代顺序排列。其具体著录如：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四卷》、《后志二卷》宋晁公武撰

《附志一卷》、《考异一卷》宋赵希弁撰

宋刊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人名，版式甚宽大，前附衢本原序及二十卷目录，次杜鹏举序，次淳祐己酉日南至宜春郡假守番阳黎安朝序。后志附二本考异，次淳祐庚戌黎安朝跋，次淳祐己酉夏五郡守南充游钧跋，附墨记二行，文曰：
书表司刘瑜等楷书

刊字匠黄应等刊板

杜序陈刻本不载，录存于右：

门人承议郎新奏辟通判茂州军州事赐绯杜鹏举序：

先生姓晁氏，名公武，校井氏书为《读书志》凡四卷。鹏举作邑峨下，望先生沧洲之居，鸡犬相闻，暇即问奇字于古松流水之间。一

日叩以此书，忻然相付。先生博物洽闻，雅称海内，孰知万籍楼中先生所得盖已超出文序，而此筌蹄尚足为贫子之光。因广其后，庶吾侪晚学于未见书略知其概，尚先生刮蒙发郁之意云。

按：此亦故宫博物院之书，天禄琳琅所未收也，袁守和欲以印行，余力赞之，属京华印书局估价，须八元余一部，致书菊生再估，并商合印办法，沅叔（丁卯七月）。

从上述举例中大体可以看到此书著录的内容、规格及其学术价值。阅读此书最好能与已在早年出版的《藏书群园题记》对照起来读，因为凡在《藏书群园题记》中著录的跋文，此书一概不载，但都一一注明：“忠谏谨按：此书别有跋，收入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傅增湘在这些跋语中都有一些独到见解。傅氏及其这些学术著作的价值，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评论的：“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损，手权轻重，目辨真贗，人不能为毫发欺。盖其见之者博，故察之也详。吾尝闻其谈板本异同，如数家珍。有以书来者，望而知为何时何地所刻，几于暗中摸索，能别媿妍者。至于校讎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平生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由徇，务求得古人真面目，如段若膺所谓以郑还郑，以孔还孔；其于向、歆父子虽未知何如，至于宋之刘原父、岳倦翁，清之何义门、顾千里，未能或之先也。故其所作藏书题记，于板本校讎二者，自道其所得，实能开自来目录家所未有。以先生书与四库提要合而观之，而后随志所称刘向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者，义乃大备。此岂他藏书家徒以收藏赏鉴名者所能企及者哉。先生尝恨学者读书不见善本，故于所藏书，既择其罕见者若干种付之剞劂外，尤不吝通假。近涵芬楼所影印之丛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犹以不能尽刻其书为憾，则手写其校记，将次第为书，以示学者，盖师卢抱经《群书拾补》之意，而进而益善且加详焉。又以书不能尽校，则撮其要旨，存其大部，著之题记，使学者因以窥见板本文字之异同，于读书知所别择，盖先生嘉惠后学之心如此其拳拳不已也。题记前后两集，凡数百篇，四部九流无所不备，以视陈仲鱼经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过之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这段评论，不仅是对傅氏一生治学的确评，也是对他所著的《藏园群书题记》及《藏园群书经眼录》两部代表作的简明介绍，故照录之。